

## 永樂町的台展少年

謝里法

Youngsters of Taiwan Art Exhibitions of Yung-le-ting / Hsieh, Li-fa

永樂町從十九世紀以來就是大稻埕最熱鬧的商業街，它的興起因淡水河航運所帶動的商機，從清道光年間起已有相當的規模。日治初年為了應經商旅客的需求，在永樂町二丁目九十五番地興建一棟新式旅社叫「永樂大旅社」，連帶地造成附近商店的繁榮，白天裡旅社後面的菜市場是人潮擁擠最熱鬧的地方，日落之後家家戶戶點燈開市直到半夜，大稻埕只有在這條街上才看得到台北人的夜生活。

住在這裡的人每天晚上聽到賣夜食的小販以各種音響作出訊號，利用聲音當作商標，告訴人們賣的是什麼。譬如茶壺蒸氣吹出來的汽笛聲賣的是熱騰騰的麵茶；有節奏地搖著手鈴，這聲音是賣冰淇淋的；幾塊鐵板的拍打聲告訴大家賣碗粿的來了；賣肉粽的只單靠自己嗓子一聲聲地喊著「燒—肉粽」；熱炒的攤子雖沒有聲響，從鍋裡冒出的白煙和香味，老遠走過來就知道賣的是什麼；夏天一到，賣冰淇淋的攤位多起來，除了招牌寫有「冰」字，還不停喊著「涼的啦，涼的啦！」；小飯店的老闆一邊手拿湯匙搖著熱鍋裡的湯，一邊唱著「人客來坐啦，吃飯吃麵啦！」在拉客人；夜更深時，有的店已經關門，就聽到一種幽揚的笛聲，是戴墨鏡的按摩師，由一名孩童牽著走在小巷尋找顧客或蹲在旅社門口等著招喚。

這附近還有一棟來往人潮十分熱絡，門前掛牌「中華公所」，是旅台唐山人的聚會所。大稻埕自清末以來，有很多唐山來的商人在兩岸之間作雙邊貨物的交易，貨船靠岸之後，就住進中華公所的客房。大稻埕的人口中指的唐山人主要是來自福建，僅這一省份的語言已相當複雜，閩南地區的漳州與泉州兩地便有很大音調上的差異；至於閩北幾乎就完全屬不同語言，一般稱他們為福州人；還有北邊與浙江交界說青田、溫州話的；接近廣東省界說客家話和廣東話的，來到台灣後住進中華公所，語言上難以溝通時，只好勉強使用各種口音的台灣話，或者拿

毛筆用漢字書寫作筆談。「台灣話」這名稱聽說就在這情形下被唐山人說成了一種語言。也有原來居住台灣的唐山人，在永樂町開漢藥房、雕刻佛像、繡戲服、在酒樓當大廚等。日本領台之初曾榜令久居台灣之清國僑民限期決定去留或選擇國籍，若願歸順者亦可獲日本籍居留台灣，其餘自行返回原居地或以清國僑民繼續住在台灣，所以後來在中華公所出入的唐山人就是清國籍的商人，其活動領域以永樂町為主，嚴格說來他們是台灣的外商，因他們而帶動起大稻埕的對外貿易。

永樂町原本是大稻埕的一條老街，日本領台的前十年，把原先最熱鬧的南街和中街取直打通，街道延長至更南的六館仔，後來建街的模式又以大正、昭和年間日本各地流行的巴洛克建築為範本，打造這條二十世紀初最有特色的商店街，商業經營起源自中街，是早在清代已發達起來的地段，在全盛期裡中街最具有代表性的市街風貌，除了經營南北貨，還有布疋、漢藥、糕餅等皆以結市的型式，同行店舖接連幾間集結在同條街上，構成台北商圈活動的核心。

在這年代裡，台灣話在不同地域皆有很清楚的地方口音，因而經常看到有人指說別人的台灣話有腔調，就以大稻埕人和南區的萬華人之間，所說的話一出口便可分辨漳州還是泉州，且能從中看出兩地的文化差異。推行皇民化之前，尚未全面禁止漢人傳統的文教禮俗，布袋戲在地方祭典中扮演重要角色，從演出劇目便可看出兩地不同的生活趣味和文化層級，譬如萬華一帶排演的均以文戲為主，對白和唱詞都屬文言和古音，等來到大稻埕時便一改戲碼而演出武戲，不再是文鄒鄒的對白，且自由摻雜現代生活語言，以及日本話裡頭的流行語，也唱起時代歌謠，其中有許多是將台灣民謠改編日語歌詞，以武打場面討好觀眾，兩地區的文化程度從最平常的布袋戲便可分辨出來。

自從接受日本教育的新一代成長以後，對大稻埕的歷史記憶開始有新的詮釋，日文記述的史料引導後來的人懂得更完整地去追溯歷史，在他們所編的刊物中對歷史出現了種種新的說詞，最普遍被取信的說法認為大稻埕的發跡始於1708年，大清康熙年間福建墾號（墾拓集團）首領泉州人陳賴章帶頭發起在台北城外北郊荒地開發的構想，向官衙請到了墾照，和佳腊堡平埔族立約共同開

墾。大佳腊堡後來稱大龍峒，大稻埕的興起就是從這裡逐漸發展起來。由於陳賴章不同於常人，頭髮帶有紅色，故傳說他是荷蘭後裔，而稱他「紅毛陳」。有一記載說：因為他有「紅毛之稱」，致使歷任官吏誤認為這地帶屬洋人勢力，而不敢派人收稅，此說被解釋成為是這裡之所以迅速興起的原因。

大稻埕開發之前，台北盆地已有幾個聚落，包括艋舺、鼓亭、境尾、三張犁、六張犁、錫口、八芝蘭等，艋舺位在淡水河和新店溪交接，地理上有利於對閩粵的水上貿易，然後來淡水河上游淤積，船隻無法深入內陸，緊接著外國茶商在大稻埕的市場開發成功，短短幾年就取代了艋舺的地位。

原先就住在大稻埕的居民是奎母卒的平埔族，漢人移入後，兩族之間互動良好，生活皆靠農耕，大片的稻田處處可看到曬稻穀的曠地，是這裡地貌的最大特色，「大稻埕」也因此得名。大稻埕第一階段的開墾前後約三十年，正值清道光年間（1821-1851年），隨後才有另一梯次的漢人移民。福建同安人林藍田及其家族，因為躲避海盜的騷擾由基隆逃入暖暖山區，之後輾轉來到奎母卒社近旁佔有一塊荒地，很快就把荒地開闢，建造成一條小街，自己掛牌「林益順」開店舖做生意，憑過去在基隆的商場經驗，從唐山進口農村生活用品，又收購當地米、糖、茶及樟腦運往閩粵，不出幾年就成了大稻埕的頭號大商家。

接著另一波移入的漢民是咸豐三年（1853年），以大遷移的氣勢從萬華湧入，即後人所謂「頂下郊拼」當中輸的一方向北撤走避居大稻埕。「郊」在這裡唸成「割」，當時多用在商業勢力的派系劃分，後來又有大割、小割或割店等用詞，形容商店的經營方法。唐山商場上所稱「盤商」，到了台灣改稱為「郊商」，郊商裡各推自己的「頭人」為領導，萬華商場向稱「北郊」，作的是華北的貿易，「廈郊」從事廈門生意，「茶郊」經營茶葉買賣。所以「郊」指的是商業利益結合之後所立的山頭，這當中仍然不可排除唐山原鄉的地緣因素，另一方面為了自衛必須學習武術，從唐山聘請武藝高人傳授功夫，由於門派的不同亦有類似「郊」的勢力劃分，日久以後，習武的人集結在以舞獅為名義的社團裡，在節慶時上街表演，平時則打拳練武，其身分和習性類似日本的浪人，民間一般稱之為「阿友

的」，每當鄉里或郊商有事故發生，則由他們出面解圍，被視為鄉民的武力靠山。舞獅團通常以「獅」稱之，譬如後來的永樂獅、雙連獅、太平獅等，在平時純屬一種休閒團體，一有事情發生他們是機動性最高的一股民間力量。

起先各商郊之間只是經濟利益的競爭，慢慢地難免因爭奪地盤而有局部性的爭執，積年累月下來終於在 1853 年爆發歷史上有名的「頂下郊拼」事件。這時所謂「頂郊」是一向在泉州一帶進行貿易活動的商郊，亦稱為「泉郊」，屬惠安、南安、晉江等三邑之泉州府商人，勢力範圍集結在龍山寺附近；另一邊的「下郊」，亦稱「廈郊」，作的是廈門生意，以福建同安人為主聚集在八百庄地段，與「頂郊」比較之下因人數少較為弱勢，多年來雙方屢有衝突發生，情勢就像一顆不定時炸彈，隨時有可能爆炸。

事情的經過據大稻埕老一輩的人說：那天「頂郊」的船正要起貨，由於人手不足，工頭揮手招來岸邊的臨時工幫忙，不久「下郊」的船也進港，原屬「下郊」的工人想回去工作，與「頂郊」工頭因工資引起口角，正在此時每年夏季的西北雨傾盆而下，工頭指責「下郊」人存心拖延，才遭致貨物淋雨受損，一急之下動手打人，就這樣雙郊人馬在岸邊打起了群架，此事在大雨中很快就平息。整個事件看來是「下郊」人略佔上風，吃虧的「頂郊」人馬於天暗後又聚集一起開始反擊，由於這回是有計畫的進攻，存心一舉將「下郊」人逐出艋舺，因此除了刀槍武器之外，還手拿火把焚燒同安人的住屋。在這情形下「下郊」人只得作撤離打算，背著他們的守護神城隍爺像，攜家帶眷邊打邊走往北逃向大稻埕來，以後這批人就沒有再回艋舺，成了大稻埕的新住民，大稻埕也因上百戶的生力軍加入而走進新階段的開發史頁。

「下郊」人撤出艋舺地界，先是朝大佳腊堡方向奔逃，沿途還有同安人的同鄉互相照應，等到達大佳腊堡之後，已落地生根佔有地盤的林藍田，雖也是同鄉卻加以排拒，只得冒著大雨往南跑到大稻埕來，在大稻埕舉目無親，一時之間只能躲進農舍飼牛的草寮，這些日子一連十幾天的大雨，老天的考驗並沒有將他們打倒，雨停之後到處泥漿，稻草也全濕了，遍找不到可蓋房子的材料，經過一個

多月的煎熬，終於在大稻埕的土地上重建家園，開創了北台灣的大稻埕時代。

帶領同安人出走萬華到大稻埕來的是林右藻兄弟，先在大稻埕蓋了包括林復源、林復振、林復興店舖在內的小街（後命名為中街），很快地就在這地段打開商機，向廈門、香港等地招商，隨後又在廈門以「金同順」三個字設立分號，貨品往來於台灣、唐山之間。此時台灣海峽盛傳海盜橫行，為了安全以銀兩捐獻說服官府派兵掃除海盜，打開兩地的海上航運，不出三年貿易量已經遠遠超出艋舺的「頂郊」商人，多年來一直持對立姿態的「艋舺人」也開始想探求和解，派人前來商議共推林右藻為三郊總長，無異是兩地商場的老大，從那以後憑林右藻的手段和魄力奠定了大稻埕振興的契機。

日本領台之前，大稻埕的老街由北而南是普願街、杜厝街、中北街、中街到南街，是從中街林藍田的「林益順」和林右藻兄弟的三家店舖才逐漸興隆起來。起先只打算往南發展建造南街，因受沼澤地質的限制，才轉而往北開闢中北街，然後逐步推展到最北的普願街，幾十年的經營幾乎到了極限，至日治時代因實施都市計畫才有所突破，改建成後來永樂町的新市街容貌。

「頂下郊拼」事件之後，台灣漢人內部的械鬥雖然平息，但是英美列強的外患已開始侵擾北台灣，先是乘艦艇來淡水河口勘查礦產，接著與清廷簽訂天津條約，逼使台灣開埠；又因北京條約開放安平、淡水為通商口岸，在台設置領事館，西洋教士來台傳教。英商怡和洋行進駐淡水後，沿著河流而上發展商業活動，起先判定艋舺的地理條件適宜設立茶行，商人杜德氏開始進行茶葉買賣後，卻發現該地民風守舊，對外來的人心存排斥，不到兩年便撤走轉入大稻埕，開設寶順洋行為台灣烏龍茶打造國際品牌，越洋銷往倫敦、紐約、舊金山等地，幾年之間其他商人看到有利可圖，便有德記、義和、怡和、新華利、美時等紛紛在大稻埕碼頭區設置商行，除了茶葉為最大宗，還有樟腦和糖的外銷，這一來更帶起了大稻埕的發展。

自從外商設置洋行之後，使得傳統商郊不得不對經營方法作出大改變，甚至轉而投入洋行商圈工作，即所謂的買辦，或與福建、新加坡、香港等地華僑合資

開設茶行，據光緒二年（1876年）統計在大稻埕已有三十幾家華人資本的茶行，佔台灣總出口量的九成，這種盛況一直保持到1895年清廷戰敗將台灣割與日本。

日本領台後看到台灣產業受洋人搜刮獲利情形，想盡辦法要把好處收歸己有，對殖民地經濟利益予以栽培和保護，針對未來作久遠打算。這之前洋行在台灣以高利貸款給農民，生產的茶葉又被洋行廉價收購，另外又大量進口南洋生產的鴉片，誘導民眾沉迷於煙毒，致使辛勞所得全數因吸毒落入洋人口袋，除了少數富商買辦，大稻埕雖然興隆，多數民眾生活並沒有獲得應有的改善。

關於日本治台前後的的大稻埕，書上有一說法指出：「當年引進外商的方案是台灣巡撫劉銘傳一手促成的。光緒十一年（1885年）台灣建省，第一任巡撫劉銘傳是個有理念又實幹的朝廷命官，不乏具有新意的設施都在他的任內施行，尤其對大稻埕情有獨鍾，看準這裡是個有潛力的國際商港，一來就大興土木修建市街，把靠近河岸的建昌街和千秋街規劃為外僑區，勸導李春生及林本源家族等富商投資建造店舖出租給外商，之後各國領事也跟著前來建館，洋式民房應運而生。接著又說服地方士紳集資築造鐵路，以大稻埕為中心於兩年內與北方港口基隆完成運輸鐵道，再兩年往南鐵道通到新竹，另建支線可達淡水，鐵道使貨物銷售網更加活絡，由此可見劉銘傳把台北從大稻埕作起改造成近代的國際都會所費之心力，直接促成了後來永樂町的繁榮。1895年改隸以後，從日本運來大量布料囤積在大稻埕進行銷售，於是永樂町出現了布業的大盤商，從南街走過所見幾乎全是布市，又於建造永樂旅社的同時把內圍規劃為一個近代化的大市場，名為永樂市場。旅社為三層樓，一樓是商店，台北市有名的糕餅店，如新高、十字軒、明治屋、春日堂等全集結在這一帶，每天一早就看到市民排隊等著購買新出爐的麵包。可見此時的永樂町正走向洋化，居民開始接觸洋文化，有如明治以後的東京，此時台北的城市樣貌正進入轉型中的過度階段。」

永樂市場靠南邊全是專賣雞鴨的攤位，附近的人稱它為「鴨仔寮」，這一帶都是些矮小平房，其間有小巷道相通，房子坪數雖然不大，每家却都開店作生意，有布店、成衣店、草藥店、麵粉店、乾貨店、公共浴池等，當中較特別的一間是

替人作裱褙畫神像的「雪溪畫坊」，主持人蔡雪溪於大正年間才從新竹學藝出師搬來台北開業，年齡不過三十幾歲，由於留有山羊鬍子看來又老了十歲，除平時所畫的宗教神像，也能畫山水、仕女和花鳥，在大稻埕有點名氣以後，引來附近的文人雅士聚集在他店裡清談，加上幾名幫忙描圖的學徒，本來很小的空間，常一下子被擠得滿滿地，路過的人都以為這家店的生意最旺，哪知道一個星期也難得賣出一幅畫。

阿省姨是個四十出頭的寡婦，在永樂市場一帶幫人洗衣服養育膝下一男一女，兒子三年前國民學校畢業，一度考進台北工業學校土木工程科，畫了幾個月製圖後因興趣不合已退學在家，母親看他每天閑在家裡也不是辦法，路過雪溪畫坊看到幾名學徒也是自己兒子的年齡，便進來打聽，想替兒子找個工作學得一技之長，當中一名年長的學徒告訴他要先繳十二圓學費，出師後不但不必繳錢，每月還能領到六圓錢，但要等雪溪師回來再作決定。

回家後將幾天來替人洗衣服賺的錢從紙盒裡倒出來一數，還差六仙錢，就跑去雪溪師，要求通融能否只繳這些，雪溪師回答說：「先帶過來學學看，要是這孩子能調教，剩下的學費就不必收了。」

第二天阿省姨就帶十七歲的兒子來見雪溪師，來時還捲著兩張平時在家臨摹的花鳥畫一起帶來，雪溪師看了似還覺得滿意，當場把繳來的錢又退回一些，只收下六圓，想是因這位辛苦洗衣服養家的母親的愛心所感動，要他三天後就來上班。

再來時，雪溪師問他：

「你叫什麼名字？」

「我姓郭，叫金火。」

「金火！這樣好啦，凡是到這裡來的我都為他另取個名號，昨天晚上我想了又想，就給你取名叫雪湖，你看怎樣！你旁邊這個少年叫雪峰，另外那個叫雪崖，以後大家都是師兄弟，不懂的地方，他們可以教你……。」

從那天起，他成了雪溪畫坊的學徒，以雪湖的名字走進繪畫的領域，啟開了

人生的新頁。

在雪溪畫坊學到的基礎功夫是一種傳統佛像的描圖方法，把師傅已打好的原稿蒙在一張紙上，原稿紙已有密密麻麻的針孔，再用女人化妝的白粉拍打在這張稿紙上，移開之後下面那張紙就留下了許多白點，認真辨認可隱約看出一個圖形，是觀音還是別的什麼神像，接下來才是用筆描出淡淡的細線，這是往後幾個月裡雪溪師教給他的功課，也是工作。

他每畫完一張就交給先來的師兄們加筆修正，至於後續的上色和勾勒都由雪溪師親自執筆，這種描稿的工作他作得十分快速，一下子就上手，於是有些時候被派到南街乾貨店採購牛膠、染色粉、各色紙張等繪畫材料，牛膠買回來後剪成小塊放在乳粉筒裡和水一起煮成稀稀的膠水當作調色媒劑，是用來調色粉然後畫在紙上，雖然上色的事還沒有輪到他去作，不過這些雜務作多了，對繪圖材料的製作和使用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在未來的繪畫創作對他有很大幫助。

在他之前先到的三名學徒，依照先後順序每個人都分配各自的工作，有一名看來年紀雖然不大，但都稱他作阿目師，應該是雪溪師的頭號徒弟，只有他可以想作什麼就作什麼，至於其他人作的不是師傅在指定就是由他分配，儼然是畫室裡的班長。

郭雪湖心裡一直在等待，幾時能讓他拿筆從頭到尾好好去畫一幅觀音像，可惜這機會一直等不到，三個月過後仍然作著這種一成不變的工作時，心裡開始不耐煩起來，即使手在紙上描著，眼睛卻不時往別人桌上瞄過去，看其他人畫的是什麼，後來才知道這樣作會被人說是你在「偷師」，是規矩所不允許的。其實他早在回家路上自己買了紙在家裡依照偷偷學來的的方法畫了起來。母親看到兒子認真學畫當然高興，認定這孩子將來在這一行裡必有出息，能學得像雪溪師的本事，就可以放心了。

一起當學徒還有一位叫阿昭的少年，雖然師傅給他取名雪峰，他却從來不肯拿來使用，自我介紹時他總要補充一句：「我的昭就是昭和天皇的『昭』。」好像這麼一說就與皇族關係拉近了一層，他是宜蘭冬山農家子弟，公學校未畢業就被



送到台北來學藝，據說他父親在唐山曾救過蔡師傅一命，所以就像自己兒子一般對待阿昭。他有典型台灣內山人的性格，只顧作自己份內的事，甚少開口說話去管其他閑事，每回都要問一句才答一句，是個很文靜的小伙子。另一位叫雪崖，姓任，是台北長大的唐山人，祖籍在廣東，父親是永樂町新高銀行對面中華公所的副理事長，所謂公所就是同鄉會館，凡是唐山過海來台作生意或探親的人，只要拿一封介紹信就可暫時住進公所的客房，走時隨意捐獻一些錢以表答謝即可，副理事長其實就是總管，過去曾經有過一位理事長是前清進士也是公所創辦人，告老還鄉之後就沒有人來頂替他位置，在眾議之下把總管換個稱號叫副理事長，公所裡的事就由他一人作決定，他名叫任真漢，原籍詠春，來台半年後，才由乳媽抱著滿週歲的兒子乘船渡海依親，平時海面總是浪濤洶湧，沒想到這回竟是風和日麗的天氣，乳媽一高興在三天的航行中每天抱著幼兒迎著海風觀賞景色，這一來到了台北就發起高燒，治好之後隔一段時間竟發現異常，是那次高燒把聽覺燒出了毛病，所以在畫坊裡雪崖也始終一聲不響地畫著，大家都不說話的情形下，環境變得特別安靜。平時除了遠遠聽到對街鴨仔寮傳來人聲吵雜和過路人拖木屐在水泥地板踩過的聲音，畫坊裡就只聽見師傅與阿目師之間的一兩句對話。

金火到畫坊當學徒是冬天的十一月底，描了半年的神像，有一天經過第九水門時在淡水河岸偶然看見有個人正在畫圖，畫法特別奇妙，就站在背後看著，直到收拾畫具離開現場，整整看了三個多小時，才略有所知所謂的西洋繪畫是這麼回事。看到什麼就畫什麼，偶然飛過一隻鳥，就畫那隻鳥……。

他開始懷疑繼續在雪溪畫坊作下去，就這樣決定了自己的前途是否正確！雪溪師的榜樣清楚擺在眼前，如果時代環境沒有變，雪溪師今天怎樣，明天的我就是怎樣，未來的命運如果像雪溪師這樣，對一個十七歲充滿幻想的少年是不可能認命的，好比每天畫的那些佛像，沒有落筆之前早已知道完成後是怎樣的畫面，完全不像在第九水門所看到那個人畫的油畫，過程中有那麼多可能的變數，這樣的藝術人生才有挑戰，才是他所嚮往的。

從那天起每月積下一點從母親那裡得來的零用錢，一有時間就到城內文明堂

的文具部購買便宜的顏料，由於一下子買不起整盒，每次只挑一兩種顏色，有了剩餘的錢再用來買支筆或紙張，等這些必須品齊全之後，就試著把紙舖在神桌上，照一張圖片臨摹起來，這就是他正式學習作畫的起步！

來畫坊工作已好長一段日子，他才有機會與重聽的唐山人互相筆談，兩人以一張小紙頭用鉛筆簡單寫幾個字就交談起來，才知道對方原名任瑞堯，慢慢他又發覺雖然唐山人，漢文、日文寫起來都比自己強，尤其是漢學根基還超過任何同年齡的少年。紙條上寫的幾個字優雅而簡易，令金火不得不由心裡佩服，認定任瑞堯是他學習的對象，便更勤於向他遞紙條借故問東問西，有時寫錯了的漢字也常被修正後又傳回來，這段日子他已把瑞堯當成自己的漢學老師。

有一天，在紙條上郭金火問他會不會畫水彩畫？未料回答竟是已畫過好多年，使郭金火更加高興自己遇到了老師，當天就帶著瑞堯一起回家看他的第一幅水彩習作，瑞堯很客氣只顧點頭，不敢在畫上多作批評，僅建議他多畫自然就有進步，當看到使用的顏料只有五、六種，其中黑與白各佔去了一種，就表示願意先把自己的拿來借給他，然顏料對郭金火而言是昂貴的奢侈品，說什麼他都不敢接受，執心不知幾時才還得起，雖然這麼說，第二天瑞堯還是把整盒的顏料帶過來，沒想到這一盒顏料竟影響金火的這一生朝純藝術的路邁進。以後兩人經常相約到市郊寫生，瑞堯也從不藏私在可能範圍內予以指導，兩個少年就這樣共同作起藝術家的美夢。

永樂市場的另一邊，也就是永樂大旅社的正對面，有一間日本商人經營的糕餅店叫「新高」，從大正元年開店及今已十六年，每天早上店門未開就已經有人排隊等著買剛出爐的麵包，更有學生特地在上學之前騎自行車從老遠趕來排隊購買，郭金火和瑞堯兩人從家裡到畫坊都會經過新高，只是以金火的家境吃麵包著實奢侈了些，一個月當中還是經不起誘惑省點錢來買一兩回，他愛吃麵包裡夾的乳油味道，當它還熱熱地捉在手中，然後一口接一口咬在嘴裡，慢慢地吞下肚子，這種感覺對他簡直天上美味，還有這裡師傅作的煎餅，據說不亞於北海道和新潟的煎餅，為配合台灣人口味，調配適量牛乳粉，比一般牛乳餅有更高硬度，咬在

嘴裡發出清脆聲音，是金火小時候最愛吃的零食，從抱在母親懷裡略懂事開始，他的手就會指著新高，想吃這一家做的餅。後來長大學畫東洋畫，母親則稱他的畫叫「新高畫」，笑他新高餅吃多了才畫出這種東洋味十足的畫來，那時代凡是對日本東西有好感，事事都說日本好的青少年，常被長輩說是「吃日本屎長大的」，以後日本進口的東西越來越多，台灣人生活也越日本化，台灣人不吃日本屎也不行時，新高門前買麵包的隊伍越排越長，反被視為普遍受推崇的健康食品。

阿省姨母子三人住在永樂町一條叫五崁仔的小巷裡，這名字的由來據說長年裡這裡僅五家店面，後來雖然旁邊蓋了大厝，是林本源家的一房叫陶仔舍的，來此為大稻埕的生意建立基地，僱了三峽秀才謝守義作管賬，職稱「家長」，郭金火一家人也跟著搬來幫僱，金火父親經常隨主人在唐山及南洋各地作生意，可惜未等到他小學畢業，父親就在旅途中意外身亡，這事一直被隱瞞到陶仔舍三年後也病逝才有人來告知郭家的人，此後郭家的生活完全改變，單靠郭母一人幫人洗衣打掃維持家計，幸好林本源老頭家的房子答應無限期供其居住，才有能力讓金火順利讀完公學校。

自從到雪溪畫坊當學徒，他每天七點以前起床，吃過早餐就出門走出五崁仔巷口，繞過海霞城隍廟後門，再穿越永樂市場的整排攤位，走到尾端就是鴨仔寮，因不想聞那裡雞鴨的臭味只好走側門從公共浴池門前繞了一個圈才到雪溪畫坊，走過這裡他常看到剛洗完澡打著赤膊走出浴池來的中年男人，手上還拿著浴巾大搖大擺晃呀晃地走在街上，附近丁字路口經年擺著一家賣麵茶的攤子，從清早就一直響著蒸氣壺的汽笛聲，從浴池出來的浴客都擠在那裡喝碗熱騰騰的麵茶配油條，遠處看過去人影在白烟裡幌動有如幻境，再走去是賣醬瓜的小店，隔壁就到了他上班的畫坊。

過路行人皆能清楚看見裡面掛著裱好的神像，以及還在裱褙的字畫，金火一來師傅就把開店的工作交給他作，然後與瑞堯一起掃地，準備筆墨和紙張，八點鐘人都到齊了就開始一天的工作。

這種單調的差事作多了，年輕人很快就感到無聊難耐，起初以為再過一陣子

就會交給他其他描繪的工作，沒想到三個月過去仍然沒有改變，對此雖然不滿也只好悶在心裡，看看別人作的其實也都不輕鬆，除了經常要承受顧客的挑剔，雪溪師的要求更嚴苛，多說了兩句就把扇子重重打在頭上，甚至要求整張紙重新畫過。

阿目師是這裡的頭號學徒，任何人都猜想得到他的頭號學徒是經過多年的搥打才有今天的地位，第一天看到時，郭金火從他清瘦的體態已感覺出有病在身，又不時喉癢吐出來的盡是一種濃濃的痰，所以桌底下總放著痰壺，來不及找到痰壺時，不管有人沒人朝著門外就吐了出去，這動作看在蔡師傅眼裡只皺一皺眉頭什麼也沒說，直到阿目連續幾天沒來上班，才有家人前來告知，說他因肺病不得不留在家療養。

聽到肺病，在那年代人人都知道是一種絕症，兩年前郭金火的大舅才因這種病過世，而他自己近日來睡到半夜就常盜汗，據說也是肺結核的預兆，他開始耽憂，若真的有肺病，生命才剛開始就告結束，使他整日心裡一直悶悶不樂著。

尤其更深夜靜時獨身一人思考往後人生，最後想到人的死亡，生命的終點，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樣消失不見，別人再也看不到你，你也看不到別人，一切都沒有了，而且就此永遠不再有，想著想著一股冰冷的感覺從體內逐漸擴大，使他無法忍受趕緊中止不敢想下去。為了尋找內心的平靜，常找年長的人請教人生的課題，有位廟裡的主持告訴他莊周夢蝶的故事：某日莊周睡醒想起剛才在夢中自己還是一隻蝴蝶，懷疑現在的我是蝴蝶在夢莊周，還是莊周夢了蝴蝶，同樣地想到現在的我是死後的我，還是死後再生的我，在生生死死當中，生後死後都還不是我，這些都不能由自己作決定，若能決定的那就不是人了，聽完主持這麼說，他心裡雖寬慰許多，還是一團解不開的結。

此時金火的身體狀況尚未被外人看出來之前，那憂悶的神情已經顯露於外，身邊的人都察覺得到，只是沒有人來訊問，直到有一天，他提早出門想繞個大圈走太平通，往北門方向走段路再轉回去上班，來到大安醫院門前，突然聽見背後有人喊他的名字，回頭看時，是他公學校時的教導：

「郭君，這麼早就出來作運動？太好啦！」

聽教導這麼問，使得他愈覺不安而低下頭來，却又不肯答說不是。教導似發現什麼，又問：

「你的臉色不是很好的樣子，看來是生病了！」

「還不知道是不是生病，只覺得有點累，休息一下大概就沒問題，我身體一直很好的。」金火的頭還是不敢抬起。

「希望是這樣，你這個年紀身體最要緊，讓我給你一個好的建議，每天早上起來步行到圓山神社作體操，回來換件衣服再上班，能持續作下去就可以活到八十歲，這是我健康的秘訣，試試看吧！」

說完就跳上自行車，揮揮手繼續向前駛去，郭金火在背後朝他又行了個禮，教導頭也不回只舉一舉手便急駛越過大街。

金火嘴裡雖不承認生病，但要常常運動這句話他聽進去了，所以當時便下定決心，從明天起只要不下雨就步行走上圓山，遵照教導指示作完早操後再走回家。真的說作就作，此後十五年間不曾間斷，身體也確實強壯起來。

從他住家到台灣神社，有幾條路線可走，最方便的是，出了家門後往東走過太平通，再繞過圓環來到下奎府町，不遠就是淡水線鐵道，再往前遇到宮前町的三線路，是當時全台北最豪華的大道，可以慢跑方式朝北奔往圓山神社，過了明治橋到達鳥居前的石階，停下來略作休息，而後一口氣登上神社頂端，這時可聽到擴音機放出指揮晨操的聲音，所有上來的人跟著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地作著整齊的體操動作，不等體操作完六點半之前他就得下山，沿著原路走回永樂町，換好衣服後匆匆走到畫坊，正好七點鐘趕上時間打開店門。

由於蔡雪溪在大稻埕頗有名氣，近年來他的畫坊已成各地畫界人士聚集場所，較常來的是朱少敬、李學樵、蔡九五，張金柱和陳心授，南部的黃元璧和林天爵、蔡楨祥等每到台北也一定來此會會畫友，只可惜畫坊小到沒有足夠空間可當客廳，因此每有訪客，金火和瑞堯兩人就自動將工作桌搬到門外的人行道旁，不僅光線好，也不怕被菸客們吐出來的烟燻到，況且傳紙條聊天可以更自在。

雪溪師是有名節儉的人，為了省電費連三十燭光的小燈泡都捨不得用，冬天一到五點鐘過後畫室就全靠一個小燈光的照明，工作時眼睛非常吃力，是學徒們一天當中最不好受的時刻，何況作的又不是自己的興趣，因此總督府的美術展覽會即將開催的消息一傳開，金火和瑞堯兩人便暗中商量，借準備畫作為由向雪溪師請假，沒想到就這樣兩人都沒有再回到畫坊來，算一算金火跟隨蔡雪溪的日子前後也不到兩年。

畫家在談話中常把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正當「台展」籌備期間，蔡雪溪以台北畫界人士身分受邀出席開會，對展覽會的形式大致有些了解，一聽說金火和瑞堯有意出品「台展」，十分高興並加以鼓勵，自動給他們一個月假期，自己也利用這機會準備作品參展。

正好不久前金火受囑託繪製了十幾幅觀音像，每幅代價一圓八十錢，共得近三十圓，對他而言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就決定到中南部一遊，一面寫生一面尋訪雪溪師常提到的有名的幾家裱畫店觀摩名家畫作。

他久聞嘉義有一條美街，該街上聚集了十來家裱畫店，買了車票第一站便決定到嘉義來，到了美街從西園、仿古、文錦而風雅軒一家家看過來。到了風雅軒，門前就看見牆上掛的一幅風格頗不尋常山水畫，裡邊一名少年人這時也正好朝門口望過來，點頭向他打招呼，便大膽推門走了進去，對著那幅寫生風景畫認真揣摩起來，店裡的少年因進來的客人與自己年齡相若，望著畫又如此入神，便上前找他攀談，互道姓名後知道他叫林英貴，牆上的畫竟然是他所畫的，不覺對他產生幾分敬慕之意，兩人話題很快就談到傳言中正在籌備的「台展」，一致認為是年輕人難得機會，不論如何非提出作品去試一試不可，看到林英貴越談越興奮，在夕陽餘暉下照得臉頰通紅，講起自己的製作經驗兩眼炯炯發光，聲音越說越響亮，看得出和自己一樣是對藝術抱有狂熱的少年人，接著又將店裡所藏畫作一張張搬出來供金火觀賞，此生他頭一次看到這麼多的名家作品。

回家路上郭金火一直回味著剛才情形，說不定他就是未來畫壇的一名勁敵，也是藝術旅途上可敬的夥伴，印象中每當說到激動時，微微抖動著的雙唇，聽得

出所說的都是從心底吐露的真情，是難得的一位在偶然見過一次面之後，又想再見面的一個人。

果然他們很快就在第二年 10 月 22 日第一回「台展」開幕典禮當天，樺山小學的大禮堂裡又見到了。

樺山小學是台北市少數供日本子弟就讀的學校，位在台北州役所斜對面，依照在日本一般小學的慣例，學生進入教室之前必須脫下鞋子才能踏上走廊然後走進教室，所以走廊地板經常擦拭得光滑明亮，這在普通台灣國民學校裡是看不到的，其所以選擇在這裡舉辦「台展」，據說是為了隔離外界不相干的民眾進入。

郭金火於這次出品時已正式使用蔡雪溪所取的「雪湖」兩個字，他一早就換上唯一的禮服灰絨唐衫，前來參加盛會，兩天前入選名單公佈時，任瑞堯在榜上看到他的名字，已經前來道賀過了，未接到入選通知之前，他又親自跑來現場看了一次，的確是自己的名字這才放心，其實當他知道自己入選時並不覺太訝異，等發現在東洋畫部僅 3 名台灣畫家入選才真正感到不可思議，尤其想不通的是雪溪師竟然落選了，令他無法理解究竟拿什麼標準在評審作品，值得安慰的是在嘉義初識的林英貴的名字也出現榜上，而且入選了兩件。

「台展」分成東洋畫和西洋畫兩部，各由兩位評審委員擔任審查，郭雪湖和林英貴參加的是東洋畫，據所知該部今年總收件數為 217 件，僅入選 32 件，入選率只有三成，後來加上中學美術教員免審出品四件及審查委員作品 3 件，總共展出 28 位畫家的 40 件作品，這時郭雪湖等兩人都尚未滿二十歲，是入選畫家裡年齡最小的。

大禮堂門前小廣場已聚集觀禮的人們正待入場，有一群穿北師制服的年輕人圍在一起有說有笑，郭雪湖遠遠看過去認得李石樵和黃振泰兩人，不久前見過他們在淡水河邊寫生，彼此聊了幾句，對李石樵作畫時那副自信滿滿的表情印象很是深刻。

進場後，前面貴賓席上一排高級官員已經上坐，其中一人應該就是傳說中的辜顯榮，雖未見過此人，但他的相貌很容易認得出來，是席上唯一台灣人貴賓。

上山滿之進總督的座車準八點正進入校門，場內眾人一聽到外邊有動靜知道總督大人蒞臨，接著貴賓席上的高官已起立以半彎腰的姿勢恭迎，就在這時司儀宣布典禮開始。

總督致詞十分簡短，照著演講稿宣讀不到五分鐘就結束了，禮成後眾人魚串跟在總督身後進入展場，郭雪湖擠在人群裡滿心興奮之餘又難免幾分心虛，有生以來頭一回遇到這種大場面，若不是親眼看見自己的作品《松壑飛泉》掛在一面牆上，怎敢相信他今天也是參與盛會的一員！

「郭君，恭喜你！」一隻手輕輕搭在他肩上，正是他期待中的林英貴。

「是林君，我應該恭喜你！這回入選的兩幅水牛圖，對我真是有很大啟發，你顯然已經進入創作階段，而我還得努力……。」

「哪裡，你太客氣。以後還得請多多指教！」

郭雪湖這麼說並非朋友見面時的客氣話，林英貴的水牛雖還不是什麼傑作，但他手上的筆直接畫出眼睛所看到的事物，正是郭雪湖往後準備要走的一條路。今天所謂的新美術應該就是把生活中的現實反映到畫面上的這種繪畫吧！而林英貴已經比自己先一步走進這個境地了。兩人繼續並肩走著，僅偶然一兩句對話，來到今年東洋畫特選村上英夫作品《基隆燃放水燈圖》面前，

「你覺得這是一件好作品嗎？」林英貴突然問他。

「我不敢說，但我認為這作品得賞，有些勉強。」

「勉強的意思是……！」

「對這幅畫我應該說它造作才對……」很意外聽到郭雪湖說出一句批評的話。

「也許是，他是想出來的，不是看到的，所以給人的感覺不那樣直接。」

「我贊同你的看法……，他畫來很勉強，評審員的賞也給得勉強。」

「這只是第一回，所以會有些意外發生，等第二回那就不一定是他得賞！」

少年人的口氣未免大了些，但的確說出他們的看法，不管對不對，看法對年輕的他們是何等重要！



「台展」籌辦當初，報章不斷出現專訪，報導各地畫家的製作狀況及他們對「台展」設置的感言，不乏地方上有聲望的畫家如李學樵、蔡九五、范耀庚、陳心授、林天爵、周雪峰、呂璧松、潘科等都受到採訪，部分民間報紙更將「台展」形容成日台畫家美術實力的對決而大做文章，說成兩軍勢均力敵，必有一番苦戰，在「台展」未揭幕之前就掀起一陣陣的高潮。可是結果竟以一面倒局面收場，本島畫家在東洋畫部僅郭雪湖、林英貴和陳氏進 3 人入選，其餘 25 人全數是內地畫家，是當初無論如何意想不到的事，不平的聲音於是匯成抗議的輿論，開始針對「台展」抨擊起來。

尤其向來寄望台灣畫家在「台展」中有所表現的民族運動人士，面對眼前的劣勢和挫折，勢必起而反撲，在各自的刊物上大肆攻擊「台展」及其主辦單位台灣教育會的不公，指出內地人畫家如膺取岳陽、清野仙潭、伊坂旭江、佐藤曲水等幾乎半數的人選作品，皆屬所謂的「拘泥古法」、「毫無創意」的作品。為何竟也獲得入選！

此時亦有人站在「台展」的立場為文辯護，認為台灣美術的實力已經有郭雪湖、林英貴、陳氏進三位少年畫家足以為代表，「台展」是台灣美術進入新時代的起點，文化界應該往前看，不必在乎內地畫家的作品如何，更不可將展覽會當作比武的戰場，用有色眼睛把畫家分成本島與內地兩類。

文章發表之後，意外引發台、內兩方人馬的夾攻。日方的人指責該文作者無視內地畫家之存在，視郭雪湖等三少年為「台灣美術進入新時代之始點」，實在太自大，台灣美術應該是島內所有畫家所共有的美術，批評該文作者以文章暗示對立，有意分裂族群，更把「三少年」捉出來痛批一頓，當作美術界不良少年加以修理。

另一邊，站在台灣人立場，向來以民族運動者自居之人士，在文章裡痛罵該文作者輕視本島人，難道台灣美術家除了「三少年」就沒有人才了！不管寫文章的人是內地人或本島人，都應該站出來向全體美術界道歉，如果台灣美術僅止三名少年足以為代表，那麼這一百年來台灣美術家的努力豈不全盤受到否定，最後

不忘提醒「三少年」不要得意得太早，日後當能看出大家的真正實力。

批評的文章從各種立場的不同方向衝著三人而來，台灣畫壇從來沒有這樣熱鬧過，「台展」才剛開始，三名入選的台灣少年便已經連續上報成了名人。

除了文字上的批評，出乎意外又出現了以具體行動與「台展」對立的「落選展」，據說是台灣日日新報為了促進銷售率在幕後操控的一齣戲，這家報社向來擺出親官方的姿態，突然間推出一個反對官展的「落選展」，一下子令人看傻了眼。不論如何這場戲還是上演了，而且相當精彩，不管作品內容怎樣，它的出現是空前，而且將永遠留在台灣美術史頁，從此「落選展」和「三少年」已經分不開了。

其實不僅只有三少年，還有一名同年齡的呂鐵州，雖然這回在「台展」中落選，卻因「落選展」而一舉成名，因他的一幅《百雀圖》巨畫於展出後被報章拿來與「三少年」的人選作品比美，認為這才是罕見的佳作，從此不管是什麼文章只要說到「三少年」就必然舉他來相提並論。後來的表現果然在「台展」中與郭雪湖等三人四分天下。美術史上若有「台灣新美術」的一章，便應從這四少年的成長開始談起。

「台展」結束後第二天，畫家們都前來辦理退件時，郭雪湖又在樺山小學大禮堂遇到林英貴，今天早上他才從嘉義上來，戴一頂學生帽，身上套著一件薄薄的外衣，雖然出太陽的天氣，看來還是很怕冷的樣子，把雙手插在褲袋裡，見面後兩人就站在大操場中央聊了起來。

「報上寫的批評你都看到了吧！他們說『台展』評審不公正，這一點我倒是同感。」林英貴一開口就表白自己對「台展」的意見。

「這已經是十分明顯的事實，否則他們也不敢拿落選作品來開一個『落選展』，用這種方法反擊權威，目的是讓公眾作評斷，如果由民眾投票的話，『台展』這邊不見得有勝算。」

「有一些作品實在不該選進來，當中顯然有問題。」

「我認為當中的問題出在官方的壓力，……。」

「小聲一點，別讓人聽到了。」雖然站在操場當中，林英貴還是表現出他向來小心的個性：「你在台北聽到了什麼？近日來一定有各種的傳言。」

「傳言太多了，不管聽到什麼還是要靠自己去判斷，你想想看，東洋畫部的審查由木下靜涯和鄉原古統兩人擔任，他們只是畫家和中學教師，如果來了一個大一點的官把畫直接送進會場，甚至由他部下動手掛在牆上，他們兩人縱使看到了又能怎樣！」

「這不過是你私底下作的推理，是不是？」

「我當然不可能看到，但也是合理的判斷，否則再怎樣也不會這麼離譜……。」郭雪湖語氣裡帶著幾分憤慨。

「前天聽一位中學美術老師告訴我：有人對『台展』的評語說這是個失職的展覽，若傳到東京去，一定被當笑話來看，而且還說辦完這一回，恐怕再也辦不成下一回了。」

「可是上山滿總督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他作任何事情非作到最好是不肯放手的。」

從兩位少年的對話可以聽出，雖入選「台展」不易，卻由於評審缺乏公正，選進來的作品良莠不齊，對自己的入選並不感到十分得意。

話雖這麼說，在「台展」會場上掛出來的作品當中還是有不少是值得他學習的，幾位美術學校出身的畫家所作正規東洋畫技法，都讓郭雪湖在現場對著作品揣摩了好久，事後他笑自己這樣作叫「偷師」，戲稱自己這一生的功夫幾乎都是「偷師」得來的。

不管第二年是否還有「台展」，他從春天開始就著手作準備，因為他心急著想畫出一幅心目中所認為真正的東洋畫。

有一天傍晚，瑞堯突然來訪，本以為上一次借用的水彩顏料，他是來要回去的，沒想到一進門就告訴雪湖明天下午將乘船去日本，準備進京都美術學校就讀。來時手上還捧著一包東西，打開來看才知道是東洋畫的色粉，共有十幾瓶，說要留在台灣給郭雪湖用。這對雪湖而言如獲至寶，正好用來製作下回「台展」

的作品，有了這批顏料他對東洋畫的創作進行得更加積極。

離開時兩人熱情地握手，依依不捨又說了許多話，有一句令他永遠難忘的是：「希望你用我贈送的顏料畫出一生中最精彩的畫作，在『台展』裡獲獎！」幾十年後郭雪湖回想起來，這些話都說中了，果然是「一生中最精彩的畫作」，而且在「『台展』中獲獎」，這幅作品名叫《圓山附近》。

要畫什麼題材，他在心裡已經有了想法，就是針對台北盆地的地方色彩作取景，在構圖時便有個盆地的概念，不管是地形地貌、陽光和濕度都能掌握到台北的地理性格。

他成長在大稻埕，這些年為了鍛鍊身體每天一早就到圓山神社步行，站在小山丘上可看到整個大稻埕周圍的景象，他的視野由上而下鳥瞰台北，便有個整體概念容納所看到的每一個景，他畫《圓山附近》，是繞過一個山頭到圓山背後才發現的，純屬視綫的延續，雖然「附近」是無意中取的名稱，但也代表了他對大稻埕地理形勢的基本概念，所以對他這時期的創作應以「附近系列」而稱之。

事實上他在圓山一帶畫草圖時，就已經在這固定的地段以繞行的方式沿著山形持續取景，然後從數十張草圖中挑選最有代表性的構圖，若不是心急著想競爭「台展」的優勝，他應可以畫出系列的《圓山附近》，好好舉辦一次主題性的個展，只因為創作的目的受限於以一件作品與其他人一對一的競賽，就非得費全精力在一幅畫上，追求畫面最高度的完美性不可，這是「台展」時期畫家創作的時代典型，是目的決定了態度，再因態度而決定了風格，畫家一生的路就是這樣走出來的。郭雪湖「圓山附近」一作的製作過程是台灣近代美術史上最早也是最具體的一個案例，是台灣新美術發生初期文化環境所造成的宿命。

他那時對製作一幅東洋畫的認知，製作過程有分成三個階段的說法，就是草稿、前製作和本製作。也因而使他製作時間拉得特別長，在這麼長的過程當中他有機會對材料的使用作了多方面的實驗，是一名學院門外自學的畫家在沒有前人經驗指引之下，處處需要憑自己的摸索來解決困難，所無法避免的一條曲折坎坷的路！

《圓山附近》是一幅縱 3 尺橫 6 尺的巨構，完成時已經是 9 月底，在去裝裱店配框，送回來剛好趕上「台展」交件。由於是全力以赴的一件創作，所以寄望也特別殷切，這幾天緊張心情，幾乎無法控制情緒，他把自己關在家裡，甚至不想與家人面對面談到出品「台展」的事……。

這期間他感到日子過得特別緩慢，回想這一年當中，自從第一回「台展」幸運入選以來發生過的種種事情。

有一天他收到從日新公學校寄來的信函，邀請校友回校參加校慶，信上有織田先生簡短一行字，說當天學校舉辦美術比賽，北師的石川先生受邀評審，不妨前來一會，接受指導。這是很難得的機會，便從近日所畫水彩當中挑出兩張捲起來帶去。早上石川先生從進校門就被校長等大伙人迎接到校長室，短短幾分鐘的場面就已看出他受教育界尊重的程度，此時郭雪湖只遠遠站在校長室門外大樹下，等待石川不知幾時才出來。沒想到十分鐘過後校長室的門又打開，一名工友出來向他招手，把他請了進去。

裡面校長和美術老師織田先生等五、六人正圍繞著石川先生交談，見郭雪湖進來，校長馬上開口介紹：「這位就是剛剛提到的郭金火君，他現在叫郭雪湖……。」

「你就是今年入選『台展』的雪湖君！真是不容易，還繼續有製作嗎？還會再出品嗎？」外表嚴肅的石川先生原來是這麼親切的一位長輩！若有機會受其指導該有多好。他心裡這麼想著，嘴裡便回答說：

「是的，一定會再出品，希望能經常得到先生的教導。」

「手上拿的是作品吧！那麼就打開來請石川先生批評，多麼難得的機會呀！」織田先生這麼說，等於替他請求石川先生給予指導。

「剛才提到你名字時，石川先生一聽就知道，他對你早已有了印象。」校長又補充了一句，這時郭雪湖已經把畫張開在大家面前。

「你沒有跟任何人學畫吧！」第一眼看到他的水彩，石川就這樣問。

「沒有，我只是自己在學習，很希望能有人指導。」

「沒有倒也好，有時候經老師一教，畫的就跟老師一樣，反而失去了自己。」

「石川先生的話你聽懂了嗎？」織田先生知道郭雪湖未必了解石川先生的話，才這樣問他，

「我……。」他的確似懂非懂。

「沒關係，你慢慢地自然就懂，所謂老師，他只能在開始時教你一些技法，最後能夠教你的，就是如何做一個藝術家。啊！藝術是一輩子的事業，最重要的還是堅持下去。」石川先生兩眼緊盯住郭雪湖，巴不得把說出來的每句話打進郭雪湖的心坎裡。

當大家靜靜圍觀郭雪湖的畫時，他除了緊張還有幾分心虛，臉上暈紅，一時不知如何與石川先生對話。

「這是水彩畫，很用心畫的水彩作品，不過，我若說他東洋畫應該也可以，一個人拿水彩畫筆，眼睛又看著一幅東洋畫名作在模仿，畫在水彩畫紙上，想像得出也是這種效果吧！我的意思不是說這樣畫不可以或不好，畫只有好畫和壞畫的分別，除此之外你愛怎麼畫就怎麼畫。我想借此說出我的建議，郭君已經有十分明顯的風格傾向，使用東洋畫材料或許才更適合你的表現。……將來有機會還可以請教鄉原先生，他一定能給你更多技巧性的指導。」接著石川先生又說了幾句誇讚的話，就被請到另外一間教室開始他今天的評審工作。

郭雪湖當然聽得出後來說的誇讚是為了禮貌，指出東洋畫的風格傾向才是重點，莫非他自己就這樣被認定是東洋畫家了！然而最值得回味的是，石川先生所說「不分東洋畫或西洋畫，只分好畫和壞畫」這句話，在回家路上他還反覆地想著當中還含著些什麼更深的意思，心想既然東洋材料適合於自己，那就用它來製作好畫吧！第一次與石川先生相遇，聽他的一席話，郭雪湖對自己走東洋畫這條路的心意於是更加堅定。

10月20日傍晚時分，第二回「台展」入選名單已經揭曉，台北放送局正播放評審結果，訪問東京聘來的評審員松林桂月和小林萬吾，接下來報出特選獲賞人姓名，一開始就是東洋畫部特選第一席郭雪湖，且又重複了兩遍。蔡雪溪在他

的雪溪畫坊裡才聽到郭雪湖三個字已興奮得坐立不安，耐不住乾脆關上大門拖著木屐往外跑，心想此時郭家的人應該正為獲賞而慶祝，但這都無所謂，只希望自己這時候成為第一個前來祝賀的人。

從畫坊的小巷出來就是永樂市場，到郭家最短的路是穿過市場的攤位直接通往另一邊的出口，那裡就是五坎仔街，走到底便是郭雪湖的家，可是這時市場裡已快收攤，許多攤子正在清洗，想想還是繞道永樂町，過了市場東北角再轉回五坎仔街，相差也不過幾分鐘時間。

此時永樂町街上正熱鬧，但也經不起急速而響亮的木屐聲，打擾了店裡作買賣的商家，都以訝異眼光望過來，經過金瑞發商行門前，李老闆正在門前招呼顧客，他是郭雪湖小時候的玩伴，見雪溪師跑得匆忙，大聲喊住他：「老師傅，出了什麼事？」只聽對方回答說：「趕快聽放送你就知道了，阿省姨的兒子得到美術賞！」那人還是沒有聽懂，也懶得又再重複，只說：「反正聽放送就知道啦。」故意把聲音放得更大拉得更長，巴不得全永樂町都聽到了。

木屐聲響雖然越來越遠，還可聽見雪溪師又不知向什麼人在報告消息，要所有他遇到的人都回去聽放送……。

經過陶仔舍大厝門前，一隻黑犬對著他窮吠，好似在替他打氣，已經來到小巷裡，每家點的都是豆大的灯泡，而他一站在郭家門口就上前使力地敲門，應門的是阿省姨，雙手還是濕濕地，看得出是在洗衣服。

一見面衝著她就說：「阿省姨妳出運了！妳兒子得賞，而且是特賞，是全台灣第一的，剛剛才聽到放送，難道還不知道？人在哪裡，快把他叫出來，快！」  
「蔡先生什麼時候到的？請坐。」郭雪湖聽到聲音已經出來，這種聲勢聽來像是入選了，却不知道誰入選，但還是要問：「入選了是不是？」

「入選、入選、入選……。是特選，要大大地恭喜，剛剛收音機才放送，全永樂町都知道阿省姨的兒子得到台灣美術展的特選，我是來向你道賀，恭喜恭喜！」

「當真是特選！不要拿我說笑，我心臟不好，千萬不要嚇我！」郭雪湖還是

半信半疑。

「你們沒有聽放送，這麼重要的事情！」

「蔡先生，那麼你自己呢？」阿省姨反過來關心他。

「我只聽到郭雪湖三個字就跑過來，接下去就沒有再聽了，再聽心臟會跳出來！人家都說有狀元學生無狀元先生，我當狀元的先生，已經是大大的光榮啦！」雪溪說到此，已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

「今天蔡先生這麼難得能夠到家裡來，說金火仔又得到什麼賞，就留下來一起吃飯，你看這樣好不好！」阿省姨一高興想留雪溪師吃飯，却被他一口婉拒：

「多謝，多謝！我還有很多事，不能留太久，你忙吧！我們找一天再來祝賀，學生得賞，我作先生的比誰都要高興，你說對不對……。」

邊說邊往門外走去，跑得真快，一會功夫人已經到了巷口，轉個灣就不見，大概又是沿街作宣傳去了。

現在輪到郭雪湖在家待不住想往外頭跑，他有意無意間跟在雪溪身後往第九水門走來，才走到一半便轉進一條小巷，又走向另一條小巷，從巷裡迎面走來三五成群高等學校生，穿著練劍道的服裝有說有笑，難道這樣的地方也設有武道場！他好奇朝巷裡多望幾眼。

「郭！」一個剛擦身而過的學生回頭來喊了他一聲，仔細看時，是公學校時代一起畫過圖的辜振甫，一身武術家打扮，模樣好不威武。

才站住腳，又見另一個熟人出現眼前，是幾年前一起考進工業學校的高玉樹，他舉起木劍作勢朝郭雪湖頭上砍下來，「呀！」大吼一聲來嚇人。

「剛才收音機唸到你的名字，那個得賞的就是你吧！怎麼會跑到這小巷子裡來！」原來高玉樹也聽到放送。

「不知道為什麼，只是想一個人出來走走。」

「郭，你的圖畫得賞？真的有這回事！是什麼樣的賞？」

他們的對談已經習慣於用日語，辜振甫叫他「郭」(KAKU)也是日語。

「辜，我告訴你，郭得的賞是全台灣第一大賞。」



「原來是這樣，恭喜！向全台灣第一大畫家敬禮！」說著自己先立正舉手敬禮，其他人也學樣行舉手禮，作完一起哈哈大笑起來，辜還意猶未盡帶頭一起高呼萬歲，然後一隻手搭在郭的肩膀上：

「藝術的路也許很艱辛，要勇敢走下去。郭，你不要怕生活貧苦，我只要有一碗飯吃，一定分給你一半，加油，你一定會成功的。」他帶著嚴肅而又激動的語調說。

「我也支持你。」高玉樹跟著也表示：「等我能賺到錢以後，第一個來買你的畫就是我，振甫你是第二個，對不對！我們是你一生的後援會，加油，大家都要一起來加油！」

聽到朋友熱情相挺，已感動得眼淚都流出來，一句話也沒有說，只顧用力點頭表示接受和感激。

離開這群人之後，郭雪湖的心情與剛才出門時已完全不同，不再有那種難以自制的浮動，從明天開始將會是怎樣的一種人，心裡只有迷茫……。

快到河堤時，從水門外邊射進來陽光，雖然夕陽已落到地平線，仍然是那麼刺眼。前面一個人影看來很像雪溪師，他自言自語說：

「不應該是他才對，要面對這麼強的光照，以雪溪師的性格是不會來闖這一道水門吧！」

腳步不能自主繼續往前走去，過了水門，才幾分鐘時間太陽已完全沉入地平線。

「秋天的太陽，美得像樹上成熟的柿子，不見了以後，餘下的雲彩，像遍野的楓樹……。」

好像曾經讀過這麼一首詩句，因有感而發唸了出來，唸得並不完全，因此又重複再唸一遍。

眼前所見似無限光明，置身其間，反而摸不到自己的存在，這裡正可以靜下心來獨自思考的時候，慢慢回味自從雪溪師前來敲門一直到現在的經過，才短短一小時，已經有這麼大改變，但這個世界依然如舊。

逐漸地已看清楚對岸三重埔的街燈閃亮著，不遠處一艘來自唐山的戎克船正在靠岸，聽得見船伙與岸上的人互相喊叫聲，緩慢將布帆拉下，背著光整個船身只見暗灰色的身影，晚歸的雁子這時候列隊從幾乎全暗了的天空飛過。

這情境令他想起公學校三年級時鈴木先生教唱的「夕陽」，那一堂課裡他被老師叫出來站上講台獨唱，唱完博得全班同學掌聲，這才知道自己不但能畫而且能唱，是他此生頭一次贏得喝彩的經驗，那麼今天獲得的屬於全台灣這麼大的賞，沒有聽到掌聲之前，是否也該先為自己鼓掌喝彩！他開始拍起手來，希望自我陶醉在掌聲中，可是越拍越不像掌聲，反而更像在拍打自己身上的蚊子！

「難道我哭了嗎？」當他覺得臉頰有水輕輕滑落，伸手摸出淚水來時，他如此自問。

回到家雖已過了晚飯時間，才進門就看見有兩個人在等著他，那人上前遞出名片，其中一位是台灣日日新報採訪文藝的特派員林錦鴻，另一位是廈門人邱永祥，東京讀賣新聞駐台記者，帶著全副攝影裝備前來，一見面就把相機對準郭雪湖，接連按了十幾次快門，閃光燈就是不亮，乾脆拿著記事簿當場畫起速寫，據他說兩年前的應徵考試裡，除了能說流利台、日語，還要看攝影技術，而他多了一本速寫簿，所以才獲錄取。

在郭雪湖回家之前，兩人與郭母已聊了很久，所談內容寫成專訪足足有餘，還缺的就是本人的照片，這才急於要求拍照，想不到閃光燈出狀況，又把他們留下來畫速寫，有時間坐下來多聊幾句。

林錦鴻兩年來已為「台展」畫家作過「畫室巡禮」的專訪，對象都是資深名家，郭雪湖當時身分當然不在受訪之列，今已成為本回「台展」獲獎人，兩人趕在第一時間前來，多少亦有致歉的意思。

邱記者的畫筆十分靈活，短短十幾分鐘已畫完四張人像畫，郭雪湖拿在手上越看越滿意，愛不忍捨真希望他肯贈送一幅，然而對方卻始終沒有要送的意思。郭母看出兒子心裡想什麼，便替他開口：

「你自己不是也會畫圖的嗎，就拿一張來交換，我想邱先生你也願意吧！」

邱記者一聽馬上點頭，這回輪到郭雪湖在猶豫，郭母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屋裡走，出來時拿了一張速寫風景畫，是從整本簿子上撕下來的，郭雪湖上前一看畫的就是《圓山附近》系列中的一張，心裡縱使有再多不捨，也不敢在母親面前表示，這事情就這樣「成交」了。

第二天兩報均刊出獲賞人的專訪及評審員的感言，別人都只有小小一張大頭照，唯獨郭雪湖的介紹圖文並繁，兩張速寫都同時登出來，文章裡多處引用郭母說的話，讀後連郭雪湖也大為吃驚，既使由他親自回答也說不出這麼得體的話。

儘管郭雪湖獲「台展」特選受到各方面來的祝賀，郭母還是不改向來對兒子的態度，認為這是一時的幸運，她一而再地對人表示：「全台灣島哪有可能是我生的孩子第一好，別人生的就不好，我兒子能得特選，別人的兒子一樣可以得特選。特選年年都有，不可能每年都給我兒子。作畫家要作一輩子才叫畫家，誰敢說別人沒有獎就不是畫家！作人要實在是最重要的，實實在在畫一張畫，我兒子很實在，但不夠變竅，我還能要求他什麼，長大了隨在他去……。」

自從得賞以後，郭家的訪客也多了起來，郭母這種話每隔幾天就拿來對人重複一次，由於她的話中沒有大道裡卻有新意，來訪的人都樂於與她聊天，很快就在美術圈裡傳開，大家都想前來看阿省姨，從此成了台灣美術界裡眾人所歡喜的角色。

第二年春天尚未來臨之前，天氣已經暖和得讓人稍動一動就一身是汗。過去在「台展」中展現過身手的畫家，又開始積極準備秋季開催的「台展」作品，感覺得到畫壇氣氛有些改變，平時無所不談的畫友，見面談起參展的事，總是不肯多說什麼，話裡也暗藏玄機，表示到時候看畫就知道了。過去經常見面的朋友，越接近展期也就越少會面，每個人皆能感受到一種莫名的緊張氛圍在他們之間瀰漫著，到底「台展」的競賽有多激烈只有圈內人才明白，外界一般社會人是無法察覺到的。

於是接連在「台展」有好成績的郭雪湖，在競爭劇烈的環境下遭受旁人忌妒在所難免，常間接聽到一些風言風語。批評的話多針對他公學校畢業的學歷，說

他只是一時的幸運，將來未必有多大發展。甚至說他的畫是蔡雪溪所代筆，這說法行家一聽都覺得幼稚，哪有代筆的人自己只能入選，被代筆的反而得了賞，然而再幼稚的話還是有人會相信。

別人說他學歷低，其實他本人更加感到自己學識不足，尤其得賞之後有很多機會公眾之前談論繪畫的問題，僅僅在用詞上就與人有一段距離，一聽就知道並非學院出身，對此他只有認真閱讀以自我充實，甚至認為學識比繪畫還更重要。

台北城內有一棟巍然聳立於新公園內的府立圖書館，建於 1916 年，是全島規模最大藏書最多的圖書館，中山樵博士於 1927 年從京都大學轉任館長以來，大量購進圖書，幾年內藏書已逾十萬冊，其中 6000 餘冊為藝術相關書籍，並在全館 336 座位中另設 12 席特別座，供專業學術研究者使用，對郭雪湖這裡是最理想自我進修的場所。

記得小學五年級參加校際圖畫比賽時，在陳英聲先生帶領下曾經來這裡寫生，趁機到裡面參觀過，印象中滿屋子的書籍，當時就在想，不知幾時才能到這裡來，把所有的書全都看完，而現在應該是要實現這個願望的時候了。

他事先前來探過兩次，帶著期待卻又心虛的心情，只踩進藏書室不到五步，站在那裡只略為張望就匆匆又走了出去，實在不明白像他這麼愛看書的人面對滿屋子的書籍竟然心虛而退卻！

回家後把心裡的想法去告訴母親，她回答得很坦然：

「想看書就進去看，本來書就是給人看的，有人看書，才有人會去印書，我不認識字都想看書，何況你是一個認識字的人！從前福建有個叫陳茂宣的博士，知道自己快死時拿著自己寫的書到處去送人，無人敢要，他傷心得當街哭了起來。這告訴我們，書是要給人看的，寫的人更要請求人去看。那一間圖書館要是你一個人不敢去，明天就讓我陪你去好啦！要是能讓我拿書來摸一摸，聞一聞，心裡已經非常滿足。年輕時聽人說過，書是一種補品，補人的精神，讓人更有用，我再怎樣窮也要送你去讀書，是希望你的頭腦吃到補！」

聽母親這麼說，第二天一早郭雪湖鼓足勇氣前往，進了圖書館大門之後就直

接走到書架前，感覺到似有目光朝他看過來，他一點也不怕，伸手從架子上將一冊又厚又重的精裝書取下來，捧到近旁一張大桌上，也不管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若有其事地開始一頁又一頁地翻閱。未看清書裡內容已先聞到一股紙張發霉的氣味，他微微皺了一下眉頭，又繼續翻了幾頁，上面印的都是地圖，與學校裡牆上掛的並不相同，而且寫的全是洋文，摸不清楚這些陌生的地形上標示的是什麼國度，認真找下去，終被他找到了台灣，台灣島的形狀在他腦中早已十分熟悉，可是所看到的不是這樣，到底什麼人把台灣畫成這種異樣，為的又是什麼，文字說明也全是洋文，無法了解為何台灣的地形曾經有過這許多變化。但如果不斤斤計較去辨識什麼，單從圖樣的造型和色調看來，還是一幅相當吸引人的畫面，於是他就將地圖當圖畫欣賞，一頁頁翻下去，又再翻回來重看一遍……。

「這位學生，你是第一次來圖書館看書的嗎？」

抬頭一看，是個看來像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一身公務員制服，滿臉笑容站在桌前，沒有半點責備的意思。

「我，我是第一次進到這裡來，想看書，不知道有什麼特別規定？」郭雪湖邊說邊站起來，微笑的臉帶著幾分歉意。

「我猜大概也是。這本書是不同時代所繪的世界航海圖，又厚又重已經兩三年沒人會去拿來看。剛剛發現竟然一個年輕人把它取下來翻閱，引起我好奇，所以跑了過來。」他的態度如此誠懇，在這樣的人面前郭雪湖再也沒有什麼可心虛。

「我姓郭，是研究美術的，不知道這裡有沒有藝術方面的書籍？」

「美術研究者！我們圖書館從沒有過研究美術的學者前來使用，你是第一位……。你說藝術的書籍！當然有，隨時都可以來使用。」

「是這樣嗎？那真是太好了。我準備花一段時間在這裡作研究，以後請多多拜託！」

「我叫劉金狗，是父親給我取的名字，到這裡來以後，他們改叫我『斤九』，意思是一斤九兩，對我都無所謂，你就這樣喚我好啦。」

話才說完就轉身忙別的了，過不久又走回來。

「忘了告訴你，下回你帶戶口簿來，我幫你辦一張閱讀卷，這樣借書可方便許多。我通常在左邊那個小窗口裡面辦公，你一來就能找到我。」說完又匆匆走開，看來他工作相當繁忙，以後每見到他，總是踩著急速腳步在圖書館裡來回打轉。

第二天，郭雪湖一早就帶著母親準備的便當，站在圖書館門口等待八點正開門，他之前已有兩三個中年人坐在門前石階上等候，不到五分鐘身旁已經來了二、三十人，卻不見有與他同年紀的青年，或許因為這緣故，昨天才引起斤九的注意，前來找他攀談。

八點正準時聽到鈴聲響起，門也在這時徐徐打開，進門後眾人往各自方向走去，有人直接登上前方的大樓梯到二樓博物館展覽廳；有人朝樓梯底下的走廊走去，他們是館內的辦事人員；多數人還是湧向進入圖書館的那道窄門，由於人多所以又自動排成一行，郭雪湖有意放慢腳步跟在這群人的最後東張西望，才發現原來自己是置身在一個十分豪華壯麗的中庭，左右兩邊牆上各立有一尊銅像，右邊是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左邊是協助總督治理台灣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再抬頭看到頂上的藻井，圖案設計之美，令他不得不退出行列偏過頭站著觀賞了好一會，等人潮已經都進入門內，才隨後慢慢走進去。

「這是西洋人的美術！也是近代美術，的確是一流的藝術品，難怪有這許多台灣青年選擇往西洋畫方面去發展！」邊走他邊對自己說著。

進了圖書館一眼就看到斤九正忙著在搬桌椅，整理書本。也不想打擾他，先自己找個座位，面對著窗戶，看見斤九和員工一起將又厚又寬的絨布窗簾徐徐拉開，露出整扇窗子木質的結構以及框架上的彫花，造型之精緻再度令他讚嘆。

接著又見斤九推著小車子在搬運書籍，這時候斤九抬頭也看到他，笑瞇瞇的臉走了過來！

「這是表格，先把它填好，想看的書也都寫在上面，我會取來給你。」

等郭雪湖查出所要的書，把表格交給斤九，他只瞄了一眼：

「哇！這些都是幾公斤重的大書，你真的想研究這種重量級學問嗎？也好，

看看我能不能幫你找個研究人員的特別座。」說著就往辦公室裡走進去。

不一會就走出來，把郭雪湖帶到裡面的房間，交給他一張很長的表格，說：「這裡是研究室，很少有台灣人來這裡使用，尤其是年輕人，上個月剛好兩位日本學者作完研究回京都去了，位子還空著，我想辦法讓你補上，你看如何？」

「我！我行嗎？現在我只不過是個畫圖的青年……。」

「不必管這麼許多，不試又怎麼知道呢！」

照著表一一填下來，在學歷欄上寫太平公學校卒業，就再也沒有可寫的了，郭雪湖頓時心虛起來，把筆拋在桌上真想要放棄，好在接著就是獲賞項目，他順手寫下第一回「台展」入選，第二回「台展」東洋畫部特選第一席，這一來心裡充實多了，對自己在這房間佔有一個專席才稍有了信心。

斤九再回來時，看見表格已填寫差不多，低頭仔細看過後，輕拍他一下肩膀說：

「穩當沒有問題啦！這裡本來就沒有美術研究者，你又得過美術特選的第一席，是個出色人才，當然有資格使用特別席……。現在你就在這表格右下方把大名簽上，我直接送到館長秘書室，最多三天就能批下來。今天你先到外面的普通席，隨便拿書來看。就這麼辦，那我走了！」

話沒有說完，人早已移動身子走開了，動作總是匆匆地來匆匆地去。

郭雪湖走到美術類的書架前，放在玻璃櫃裡的日本美術全集 34 冊，世界美術全集 36 冊，中國美術全集……，整套擺在裡面，只看到書皮就已經滿心歡喜，往後幾年即將與這幾套書為伍，一頁頁地閱讀，啟開美術的窄門，走進新的天地，此時他心裡充塞著一種難言的滿足！

中午他就在这座位上吃過便當後，又繼續留下來直到夕陽透過玻璃窗射在臉上，他忍受了好一陣子，才察覺自己已經大半天沒有移動過身子，想抬頭看牆上掛鐘，卻被斤久的臉擋在前面，以笑臉相對，伸出大拇指，說：

「行啦！副館長把我叫去，要我當推薦人，我就簽上名，他也蓋了章，明天你就可以坐上特別席，好消息來得這麼快，感到意外吧！這就是我們的工作效

率。」把消息報告完，他又轉身走了，想向他道聲謝都已經來不及……。

賣冰小販的鈴聲很準時，每天接近下午三點，那個缺唇的賣冰人就推著二輪車，一邊搖起學校上課的響鈴，嘴裡邊大聲喊著「艾斯苛淋姆——芋冰啦！」，聲音從喉嚨直接通到鼻孔發出來，好幾年下來已練成很好的共鳴，相隔兩條街的小孩一聽就知道賣冰的來了。

當他從窗外街道走過時，郭雪湖在二樓畫室裡不用看牆上的鐘就明白該休息一下，買碗冰來消暑解渴，小時候常看人家從樓上用繩子把竹籃吊下來，籃子裡放著錢，賣冰人找了錢和冰一起放回籃裡，樓上的人就將籃子徐徐吊上去，雖然只一層樓也不必辛苦上下爬樓梯，不知為什麼自從長大之後就很少再有人這樣作了……。

最近他突然想起來，起先只為了好玩要試一試，未料一試就上了癮，不愛吃冰的他也用吊籃買冰來吃，休息約半小時肚子裡涼涼地才又重新提筆。

不可小看短短的半小時，對他却是何等重要。坐在靠椅上手裡拿著吃冰專用的木片裁成的湯匙，一口接一口把冰送進嘴裡，眼睛始終未離開牆上的畫，是他面對自己作品最清醒的時刻。每一口冰涼中帶有草莓酸味的手工冰淇淋，從喉嚨滑落到肚裡，這過程刺激著他的視覺神經，整個早上所畫的每一筆，都無法遁形被看出了毛病，不等把冰吃完，便一躍而起，提起畫筆又重新調色在畫布上塗改起來，他精神百倍，一畫就畫到天色已暗方才停止。

慢慢地，他終於了解到出過洋回來的畫界朋友為何那麼重視所謂的下午茶時間，在午後三點多的時候以甜點和咖啡慰勞一下辛苦了一天的自己，原以為只是學一學洋習慣，如今沒想到也跟著染上癮，而且才知道短短的休息有這麼大好處，不是口胃的享樂而是精神上重整再出發，從這裡又深一層了解到西方人的文化。

為了準備接著到來的「台展」，他借用任瑞堯在建昌街的二樓畫室，請來剛從靜修女中畢業的杏君堂妹當模特兒，他又把南部到台北就職，在銀行當僱員的同學也約來作伴，一起擺姿勢讓郭雪湖畫他所計劃中的雙姝圖。



郭雪湖這次比先前幾回「台展」又有更大野心，雖只有兩個模特兒，却想當五個人畫，「台展」裡人物畫的比率向來較低，既使有也只是單獨一人坐在桌前或窗前的少女像，一位曾在「台展」評審中幫忙搬畫的青年在閑聊中透露，人物畫最容易被評審員一眼就捉到毛病，所以遭到淘汰的可能率最高。傳出去之後許多「台展」的常客為了怕落選都避免以人物為題材。東京來的評審員於評審感言中亦提到「台灣畫家在人物畫方面畢竟無法與『鮮展』相比」之類的批評，指出「長久以往將造成台灣美術自然發展的一大阻礙」等足以警惕的建言。

這種話令郭雪湖聽來心有不甘，於是決意要畫一幅群像給大家看看，是他所以請杏君等當模特兒的主要原因，開始工作以後，每天下午賣冰人準時從窗外傳來鈴聲，他就打開窗子喊住他，把竹籃放下去買冰犒賞兩位女士，自己也陪著吃，久了自然養成「下午茶」的習慣。

畫過幾十張素描之後，心裡仍然拿不定主意如何完成這幅畫的構圖，最憂心的還是如果因為畫了自己不上手的人物畫而被刷下來，過去獲賞的榮耀豈不失去了光彩！何況他一直躍躍欲試想把作品送到東京參加全國性的「帝展」，只要「帝展」能入選，在台灣畫壇的地位自然更上一層樓，然而以從事繪畫才短短幾年的實力，「帝展」的入選似乎還太遙遠。

近幾年台灣畫家已有入選「帝展」的前例，這對郭雪湖當然是一大鼓勵，但入選的畫家背後都有「帝展」評審員當他們的指導老師，學院的有力靠山是自學出身的郭雪湖所欠缺的，也是他所以沒有信心的原因吧！常看到有人把畫送去東京參展，最後沒有下文，就說因誤了船期趕不及交件；或所託非人作品遭遺失；不然就是尺寸過大，交件時未能通過等理由，從沒有聽過自己承認參加「帝展」落選的事，因此從來無法統計台灣畫家出品「帝展」的入選率是多少。

雖然手上已有足夠數量的速寫可供構成一幅畫的基本素材，但如何把三人以上同年齡少女安排在一個畫面，借用多角度的互動使之產生張力，當前他的能力恐怕難以達成。以致精神的沮喪無法掩飾全部流露在臉上，只有在下午吃冰的時候，彼此逗笑才見他略顯開朗，兩名少女每到這時候就急忙圍過來，想知道自己

被畫在紙上成了什麼模樣，她們的過度在乎，反造成作畫人的心理負擔，尤其當他畫得不順利的時候，更容易引起憂慮，甚至把不悅的表情顯在臉上。

一個星期後他告訴她們可以休息些日子，以便利用幾天時間在大張紙上打草稿，嘗試把人物組合起來，以期完成第一個階段的草圖，目的是想一個人在安靜環境下作畫。即使她們不在，每當賣冰的鈴聲經過，還是習慣把竹籃垂到樓下，買來獨自享受下午茶時間吃冰的樂趣。

有一天，他下午在吃冰的時候，一如往前雙眼仍然盯住紙上的素描，其中一名少女正低頭往下俯視，想起剛才自己從窗口喚住賣冰人時就是這個姿態，於是順手拿筆再畫出另外兩個少女也一起望著樓下，然後接一張紙在下方，把樓下賣冰人和他的推車也畫上去，出現了一個當初意想不到的三少女買冰的畫面，終於將自己每天重複作著的生活題材畫出來，這種畫面感覺多麼親切！後悔多日來為何被沙龍美術慣用畫題所限，長時間走不出舊有框架，只懂得畫些平凡無奇的題材，沒想到今天竟然被一碗冰把自己點醒了！

於是開始為無意中找來的生活題材重新構圖，決定以直六尺橫三尺的畫面，尺寸正好是豎起來的『圓山附近』來創作新畫。

其實類似的靈感，經常發生在他身上，譬如去年所畫宜蘭礁石海岸一景，花了近一個月時間，從基隆北斗子沿著海邊而往，直走到頭城海水浴場，在一家日式小旅社內，把紙舖在榻榻米上，將三大本速寫挑出合適構圖拼成一幅畫面，這張草圖畫來意外迅速而且得心應手，表現了氣勢雄偉的北海岸景色，可是等到回家想將之轉繪入本製作時，速寫中海浪拍打礁岩的技法就無法順利呈現，使製作過程到最後關頭陷入難產，由於久久無法解決幾乎打算要中途放棄。

這時候郭母匆匆從外面回來，手捧著一堆從鄰居收來待洗的衣服，看到兒子坐在那裡對著一幅畫已三天未動過筆，剛才還隱約聽他輕嘆一口氣，表情一臉苦思模樣，便順口想安慰他說：

「若畫圖是那樣艱苦，就放下來不畫它，出門走一走，回來也許就畫下去了！」

「我不敢說畫圖艱苦，只能說找不出方法，海浪打在石頭上的浪花還想不出該怎麼畫它！」

「浪花！就像洗衣服的肥皂水，等一下我洗的時候你過來仔細看，多看幾回自然看出心得，只要肯用心哪有辦不到的事。」

這幅海岸風景就在母親隨口說出來的幾句話點醒了他，從他洗衣服的泡沫中體會出浪花的變化和動態，才終得以順利完成。今天則是賣冰人的搖鈴聲引導他思索的方向，才呈現一幅樓上樓下相對應的買冰圖，是他創作生涯中難能可貴把平凡題材表現在不平凡構圖之上等佳作。

其實這段期間最難克服的是正統東洋畫材料的使用法，由於不是學院出身，又沒有經濟能力足以購買好的顏料，所以儘可能使用代用品，製作方法一半向別人偷師，一半自己摸索，勉強畫出來的畫縱使有不錯的效果，也不知將來能保存多久，尤其對於繪畫知道得越多之後，遭遇的問題越複雜，這才明白繪畫原來不只是面對著畫布動筆這麼簡單的事情。

當「買冰圖」畫到快完成的階段，偶然間發現到一個難題，學院的說法該稱之為透視問題吧！因畫中人物有三個女孩在樓上，一個賣冰人在樓下，高度差距約一層樓，那麼作者本人的位置究竟是從樓上往下俯視，還是站在地面向上仰望，兩者間各有不同的透視點，而他將兩組人都以平視來處理，因此畫面怎麼看都是不對，此時的他尚不知以透視學來解釋這問題，以致使進度無法繼續，這一停又是好幾個星期。

有一天，一位自稱是文學家的年輕人上樓來敲門，看到牆上這幅未完成的『買冰圖』大為讚賞，他的視覺感受沒有透視，只有所謂的戲劇性，却又說這是文字所無法表達的視覺語言，很羨慕畫家能如此自在把戲劇情節定着在畫布上，換是文學家不知要花多長的文字敘述方才表達得清楚。

從這幅畫又談到文學和美術的差異性，文學家說：「文學主要的發表園地在文學家自己編的文學刊物，不同於畫家要送到展覽會場接受評審，通過後才得以發表，因此台灣文學可暢所欲言，對社會可隨心所欲去批判，深入挖掘人性，甚

至用筆桿子與權勢抗爭，這些作品給將來後世子孫讀了，一定對文學家的勇氣感到敬佩，但哪裡知道他們的所謂刊物不過才兩百本，同仁之間每人一份就差不多了，外人根本難得看到，不管寫得再有氣魄也等於是關起門來罵皇帝，算不得什麼英雄。你們美術作品從來就是公開展出，會場上每天有上千人參觀，將來或掛到公共場合或私人收藏也繼續有人看得到，尤其在入選之前要通過審查這一關，只要有些微問題就與展出無緣，所以公開的展覽場所看到的都是形與色緊密結合的情趣之作，是學院美的詮釋所產生的價值觀指導下的產物，將來史家對這個時代美術的評語只能以『貧血』兩個字形容。至於這個時代的新文學，作品也許以平民大眾生活為內容，可是作家在創作時心裡只認定幾個文友是讀者，他的文學是為文學同仁而寫的文學，所以再怎樣也是茶壺裡的風暴，只有新文學的作品而沒有新文學的讀者，更沒有新文學的時代，這是台灣文學的悲哀，也是台灣人的悲哀！」

文學家說到後來開始一個人在畫室裡踱方步，對這個人郭雪湖也只冷眼旁觀，心想這到底何許人，剛進來時雖報過姓名，一時沒有注意聽，接著就開始聽他在大發高論，比手畫足像舞台上的表演，可謂台風十足，他的臉照在陽光下確是個很俊的色男（美男子），到底讀了什麼書，說話這樣偏激！不管文學還是美術都被他的話逼到角落裡，僅兩三句就下定結論，好幾回想打斷他的話，請教他大名，却始終沒機會，想想也算了，反正道不同不相為謀，以後只要不讓他闖進來，也不會再見到此人……。

終於他的話題又回到「買冰圖」，雖然完成度還不到三成，但他却站著很認真看了很久才表示意見：

「有可能，它是我目前在台灣所看到的最出色的一件作品……，不過還不敢確定是如此，因為這畫尚未完成，最低限度已呈現了意識形態非常堅決的畫面，這一點絕對要肯定！你看，好不好，這幅畫裡把人世間兩種世界作了明確的切割，天堂與地獄，富貴與貧窮，享樂與勞動，美人與野獸，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這幅畫不就是台灣社會的縮影！三個貴婦坐在高樓多麼逍遙自在，而地

面上一個缺唇的醜男子為了三餐推著車子遊走街頭去賣冰，辛苦所得能讓一家人溫飽嗎？這是問號，你的畫最成功之處就是有一個沒有畫出來的問號，真是了不起的創作！日本人開始在談論普羅美術，好不好！你的這幅畫就是普羅，他們一定要過來看看台灣也已經有進步的普羅美術了，我看過很多日本畫家所畫的，太口號，太造作，太樣板，太不真實，而你這幅畫才真正是階級意識的真情流露，完成之後看到的人肯定沒有不為之所感動……，」

本來郭雪湖還信心滿滿想把這幅畫畫好去參加今年的「台展」，或託人帶去日本出品「帝展」。聽這麼一說，在畫未完成之前就被人指出背後潛藏的意識形態，與自己對美的訴求相距實在太遠，若就這樣讓人說成有政治目的的作品，不但入選的機會渺茫，往後自己也被定位在某類意識領域，洗也洗不乾淨。何況對透視的問題始終無力解決，既然如此丟下來不畫也不覺可惜，決定之後就把南街的素描取出來，重新取景構圖，最後完成了「南街殷賑」圖，「買冰圖」從此沒再畫下去，成為郭雪湖一生中少數未完成之作。

後來有人把這位文學家的身分透露給他，但也只說出在背地裡大家都稱其為「好不好先生」，因講話時有個口頭禪，不停加入「好不好」三個字；還有個可能，是他的人格介於好與不好之間，不知該稱是好人還是壞人，所以這外號用在他身上極為恰當，喚起來吻合人的性格特質，很快便叫上了嘴。後來終於讀到一篇散文署名「好不好先生」，猜想就是他寫的，對這樣的稱號表示默認了！在某些人眼中好與不好的分辨，常用左右的意識形態作判斷，當左派的人說他是右派，右派的人說他是左派時，在他們眼中這就是壞人，不過卻不適用於他這樣的人，因他同時有左派同志和右派同志，他的思想極左而行為極右，認同他的便可當他是好人，又由於他姓呂有兩個口，就有人指出他白天說話偏左，夜裡說話偏右，所以是個看天說話的人，於是「好不好先生」又被說成「左右先生」，聽來像是左右逢源，最後判定他只能當一名獨來獨往的文化孤俠。

不過日後回想起來，他對「買冰圖」的批評，有一句話郭雪湖是聽進去了，因為他畢竟是寫小說的，懂得從文學寫作的角度看這幅畫：

「……寫小說的人，好不好，最怕遇到同年紀且又家世相近，情同姊妹的幾個少女出現於同一篇小說裡，開始的時候或許沒有察覺，寫到後來就越覺得寫的像是同一人，舉動、性格、習慣、語言、容貌、衣著、眼神、反應等等都找不出明確的相異，尤其把對話寫出來後，重唸一次，連自己也分不清楚哪句話是哪一個人說的，此時就得大費周章重新修改……，畫也是一樣，如今你把三個同年齡少女畫在同一個窗口，每一個都像希臘女神，從中找不到各自在造型和性格上的特色，看的人必認為都是同一個少女的翻版，這一來再好的畫也因這樣而非宣告失敗不可。好不好！這就是文學與美術在製作上相通的地方……，」

說話語氣一反原先教條下的獨白，講到這裡才聽出話中新意，郭雪湖照他所指定神再仔細看自己的畫，果然三個少女如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連眼神和笑臉都一樣，沒想到這個不可原諒的毛病竟然被寫小說的人一語道破，雖有不甘却又不不得不默默承認。

「台展」是台灣一年一度的美術大賽，畫家的作品一定要畫到沒有可挑剔的程度才算完成。這種創作態度已成為沙龍美術的典型，為了比賽把畫家的技法逼到了極至，非畫到零缺點不能停止。台灣近代美術一開始就從沙龍起步，因此在這時代裡嘗試性的作品或未盡完美的畫面，都認為是習作或失敗的創作，沒有存在價值，當《買冰圖》被人這麼一說，郭雪湖既使毅力再堅決，也只得承認在現階段裡自己無力將這作品完成，設使能勉強完成也絕對不是一幅適合於「台展」的畫作。

臨走前「好不好先生」看到畫室內到處都是草稿，有些只隨便幾筆就丟在那裡，便又轉過頭來問郭雪湖：「上回我拜訪顏水龍時，看到他家滿地是紙張，便告訴他有興趣收藏畫家要丟棄的廢紙，即使只有草草幾筆也無妨，顏水龍一聽馬上回答：『這些都是垃圾，請你將它清走，拜託！』，不知你這裡也……。」只聽到這裡，郭雪湖已經把臉轉向門外，用一副冷漠的臉來回應他，就像對待陌生人的態度把客人送出大門。

雖然《買冰圖》沒有畫成，而郭雪湖從此對人物畫的興趣越來越濃，利用早

晨到圓山神社運動的空檔，坐在石板凳上為前來參拜及作晨操的民眾畫速寫，幾個月下來覺得對人物神態的掌握頗有心得，就把已經放棄不畫的《買冰圖》又翻出來審視一番，竟然越看越不對。三個少女看來就像三個櫥窗裡的模特兒，冰冷冷的三尊木偶，突然間似有所感觸，打從心底浮現一句話——「生命」，猛然一驚閉上眼睛再也不忍看下去，三個月心血畫出來的三少女，為何要等到今天才發覺是個沒有生命的木偶！到底什麼情形下造成視覺的障礙，只畫出軀體外形而捉不到內在生命！作為畫家最基本的敏銳力，難道因近幾個月勤練速寫才從中磨練出探視生命的心眼，過去幾回得獎受到的肯定，今天才清醒過來，自己畢竟只是個平凡畫家，對物體的本質，有關精神面的表現竟無法掌握將之刻畫到內在深處，這樣的圖畫的造型上再完好無缺也仍然是沒有靈魂的，想到此整個人像洩了氣的皮球癱瘓在畫室裡一張靠椅上。

整個早晨郭雪湖滿腦子空空地，只想找個畫家朋友聊一聊，可是林英貴住在嘉義，坐火車要五小時才抵達，任瑞堯已去了京都，寫信要一個禮拜方能收到，至於「台展」中初識的畫家，在這個時機去敲人家的大門，多數只站在門前聊上幾句話，深恐讓別人看到準備中的參展作品。「台展」前美術界的低氣壓，幾乎把畫家隔絕於畫壇，每個人寧願在這緊張氛圍下忍受孤獨，而不肯與別人多談幾句有關繪畫的事，無形中在彼此間形同敵對，尤其是曾經拿過大獎的他，突然出現在誰家門口都是十分敏感的事。

現在他才明白，對一名初出道的畫家而言，有老師和沒有老師之間的差別。幾個月來為「台展」而努力的作品，就因為這緣故才剛畫完就先被自己打進落選之列。

每年「帝展」過後他都託人從東京買回來一本圖錄，是他在創作過程中重要的參考資料。今天他又一本本拿出來認真翻閱，研究「帝展」畫家們是如何在處理人物畫。近年他兩度到「帝展」現場觀摩，雖然站在原作面前，但那時候看的和現在來看，已經是全然不一樣的眼光，因為今天真正遇到了問題，帶著疑問才來翻書，自己的手上拿著筆，再去比較別人的用筆，到底和自己之間在哪裡有差

別，為何我畫出來的看不到生命！這個問題的確需要一位像石川欽一郎或鄉原古統這樣的大師代為解答，於是又想起母校的校慶那天石川先生所建議的那句話，使他登門造訪鄉原先生的意念愈加殷切，對他的藝術人生也因此有重大轉變。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